



2022年9月7日 星期三
第2823806号

记事本

老街深处的背影

张盘龙

在湘江、湘江交汇之处，孕育了百年濠口老街。老街，又称为半边街，有五公里长。李友恒的理发店坐落在老街的深处，距离李公庙码头只有几步之遥。十五岁开始跟师傅学习理发的李友恒，是濠口老街的土著居民，在这里已经生活了八十三年。六十八年前，李友恒在老街开了这家理发店，当时，师傅给他的理发店起了一个十分大气的名字：环球理发店。

因为他待人厚道、热心，大家都习惯叫他老李师傅，还有的干脆叫他老李头，这样显得更亲切些。在这个十万人口的县城，用句时髦的话说，就是老李有很多粉丝，老李头的理发店让很多中老年人挂念。老李头理发的拿手功夫是刮胡子：不多不少，整整108刀，四十多分钟。刮得你心旷神怡，酣睡入梦。

自打门店开始理发起，老李头就给自己立了一条规矩：老弱病残上门理发，一律免费。老李头的发小老刘，今年80岁了。子女常年在外务工，老人一个人独居在家。早一段时间，老人在家洗澡时，不小心摔了一跤。有小半年都没有理发了。得知情况后，老李师傅上门给老刘去理发了。

老刘满头白发，乱蓬蓬的，前遮住了眼睛，两侧挡住了耳朵。

老李头为发小围上围布，开始为他洗头。老人的头发都快结成球了，老李耐心地将头发拨开，仔细地洗干净，然后开始理发。

这一次，老李头为老刘理了很长时间，不仅为老人刮了半个小时的胡子，还为老人掏了耳朵。

稍微闲暇时，老李就带上一整套家伙，步行游走在老街深处的每条巷子，为二十多位孤寡老人免费上门理发。

赵奶奶是一位瘫痪在床的老人，坐不得，立不得，脖子都很难支起来，理发是件困难的事。每次上门，老李就把她抱起来，挪到门外椅子上，把头靠在椅背上，好不容易给老人摆了一个舒服的姿势，再拿起理发工具，轻手轻脚地给她理发。

“老人家，你看怎么样？漂亮吗？”理完发，老李照例拿出镜子，让老人家看看。老人看着镜中齐耳短发的自己，脸红了，露出了羞赧的笑容，理得好，又舒服，谢谢！谢谢！

老李头为发小收了近50个徒弟。徒弟出师之日，老李没别的要求，就是希望他们能和自己一起，把免费为孤寡老人上门理发的事传承下去。一个人成不了气候，人多力量大啊。

老李头师徒50人，除了为老街的老邻居上门服务外，每年，他们还会定时到几个广场，或者到镇上的敬老院为老人免费理发。

好多人对老李的做法感到疑惑。有人问老李头，你儿子都当局长了，家里不愁吃喝，你做好事要花时间、费精力，甚至还要贴钱，图什么呢？老李呵呵一笑：“人在世上一辈子，不能总是事事为了钱。修个好德行，留个好名声，比给子孙后代留什么强！”

现在，八十三岁的老李头已经封刀不干了，但他的徒弟们还在继续老李头未竟的事业，老李头给他们当起了顾问。深冬，温暖的阳光照在老街麻石铺成的小路上。和煦的夕阳下，老李头漫步在老街的巷子深处，背影是那样的悠长。不时，还传来老李头铿锵有力的歌声：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，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……

旧事

出集体工那些事儿

谭光辉

上世纪计划经济时代，每到年末，生产队会在最醒目的地方公示所有人全年的工分。最多的超过了5500分，最少的不足两位数。我第一次上榜大概是十一岁，全年工分是53分。

我出集体工的第一份工作是拾稻穗。拾稻穗俗称“捡禾粒”。捡禾粒既要眼疾手快，更要人缘好。有些割禾的姐姐打禾的哥哥见你嘴甜，会有意留下一些让你“捡”。捡禾粒一斤计1分，这53分全是“双抢”时捡禾粒所得。

平时出工按底分，做一天算一天，做多少一个样。全劳力男工10分，女工7分，底分高低由队委员会根据个人的劳动能力大小确定。

社员的工作，生产队仓库前面的黑板上每天有安排，出工时间则由副队长掌握。每到出工时，副队长的哨子从上铺里吹到油坊里再从油坊里吹到上铺里。几遍哨子过后，人们才懒洋洋地从家里出来，有的打着哈欠，有的嘴巴上还有饭粒，有的女同志衣服上还有奶渍……

进入“双抢”时节就按定额计酬，多劳多得。为了提高劳动效率，生产队还将有劳动能力的社员分成若干小组：犁耙组多为有经验的农老，专事犁田耙田；放牧组为年老体衰的农工，专事看管队里的黄牛水牛；晒谷组多为年老体衰和怀有身孕的女工；杂工组为老少联队，专事挖岸撒肥料拖楼梯；“突击”组按性别年龄劳力情况编成三个小分队，这是生产队的主力队伍，专事挖收抢插工作。

过了捡禾粒的年龄后，我光荣地进入了杂工组，跟一群老同志学习打杂。早稻收割完了，忙着散籽出籽挖田岸；耕牛下地了，跟在后面撒肥料；犁耙到不了的地方，忙着挖田角；耙地结束后，忙着拖楼梯，为了不让人爬梯爬起来，还要在楼梯中间压块大石头。

小学四年级的暑假，我把我招进“突击”组，可禾没割几亩，手却被划破了。左手流着血，隐隐作痛，但回家用烂布棉线随意包扎了一下后，又回到了田里。二姐边示范边给我讲解要领：镰刀口子朝下，就不会伤到手了。

与在犁耙组打杂比起来，割禾的强度大多了。每天低头探在禾田里，脸上手上都火烧火燎，而且长时间猫着腰作业，腰疼难禁，要是远远地落在后边，更是难为情。一块地割完，女工们转移到下一个作业点了，我们几个小家伙就帮忙背禾，让那些负责打禾的人“打坐桶”，拖桶前要帮忙给负责出桶的人准备箩筐，拖桶的时候就在后面用力推，偶尔搭个脚在踏板上用力踩几下。

每逢春插、“双抢”、秋收，生产队都会杀猪，按人口分肉。那时的猪肉真心好吃，就着些辣椒盐开水也能吃上几碗饭。公社要求“八一”前结束“双抢”，大队广播除用“三句半”表扬“双抢”典型外，就是通报各生产队的“双抢”进度。为了赶进度，生产队有时组织社员出夜工去扯秧。男女老少一齐上，20只秧一个馒头，劳力多的人家，一次可以分到几十个馒头。我只出过一次夜工，大大小小扯了三十几只秧，可代价也不小——腿上全是蚂蟥。

上初一那年，生产队年终工分榜上，我的工分达到了381分，创下“历史新高”。如今多年过去，那些曾经劳动过的地方，虽然没有再去过，却永远也不会忘。

“不是什么神仙所修，而是你何氏家先人所修的呢！”

老大爷见我心存疑惑，又连忙替我解释道：

“那时你家先祖在神泉湾作了很多田，‘港’里的水灌不到田里，他们就与其他乡民一道，在‘港’的上游，伐木起土，夯桩筑坝，引水灌田，于是我们这条‘港’上就有了最早的柴坝，此乃先人所筑，所以后人就叫他为‘先坝’。”

喔，不用多问了，我知道了，先人所修，故曰“先坝”，因“仙”与“先”同音，善良的人们，祈愿此坝能得到仙神的保佑，故然后来就有了“仙坝”之说。

望着坝前哗哗的流水，我陷于沉思。流水不返，世事难现，有道是：逝者如斯夫！这世间的事情，也随流水而逝，我已经无法知道，祖先当年是怎么筑成那座柴坝的了，可此时，我仿佛已穿越时空，祖先们或顶烈日，或冒风霜，置身于浊浪之中，挥汗如雨之中，男女老幼如蚂蚁般，伐木围篱、拓桩筑堰的场景似乎又浮现在眼前，然而这其中的艰辛，已很难还原，要不是这位老大爷提起，这些故事可能早已随着流水而逝去了。

我已经被感动，我何氏先祖，自袁公以降，迁居至神泉湾、罗家台已三百余年，在这里耕作繁衍，其间为保耕田灌溉之利，与乡邻们筑成了这项福泽后世的善举，而不以自己的姓氏为名，我为先祖创造的功德而自豪，这又是一个美丽的故事，我更相信这才是真实的“仙”坝之说，而不是那位老大爷为迎合我的好奇心，而杜撰出来的故事。

古老的柴坝易遭风雨的侵蚀而坍塌，“仙坝”的故事仍在传承，时间进入20世纪50年代，为改变年年筑坝年年垮的局面，村民们在政府的倡导下，决心改柴坝为石坝，现时他们再没靠仙神相助，也没利用任何机械设备，全靠肩挑手提，硬是将村境内的几座柴坝，全部改造成集灌溉、发电、防洪等功用于一体的混凝土石坝。洪家坪的石坝建成后，人们仍习惯称之为“仙坝”，小时候我们在这里见到，飞速转动的水轮让现代碾米机、榨油机在古老的乡村开始轰鸣；开合自如的水闸，确保了“仙坝”之水，涝季泄洪，旱时灌溉；更有坝前那四季丰盈的溪水，成了我们儿时的乐园。
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当年村民举全村之力，在村上建成石坝、光明水库等水利工程后，还试图在洪家坪的“仙坝”上，自建一座跨溪渡槽，引光明水库的水至神泉湾、厚田坑灌溉，只因后来政府修建了龙潭高排渠道，架设了“龙泉巧渡”大渡槽，此工程才停下来，现仍留在“仙坝”上的那几个高耸的水泥柱子，就是村民依靠自己的力量，改造村内水利灌溉的历史见证。

我们是无神主义者，从来不信仙神之说，世界上也从来没有仙神之力，改造这个世界，改变我们的生活，靠的还是自己的勤劳与智慧。愿先人之恩德，荫泽罗家台春秋万世，愿“仙坝”之甘泉，滋润杉桥村沃野千里，更愿“仙坝”的故事，演出杉桥村更美的明天。

如今的“仙坝”成了石坝，集灌溉、发电、防洪等功用于一体

地名记忆

“仙坝”往事

何胜军

我的家乡朱亭镇杉桥村，洪家坪前的小溪上，有一座水坝，人们称之为“仙坝”。

一座坝就像一座丰碑，记载着当年的故事。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说，先民们为引水灌溉，曾在村前那条蜿蜒流淌的“港”上（当地指小溪），建有好几座柴坝，比如朱家坝、张家坝……这些坝大多数都冠以姓氏为名，以此来纪念那些倡议筑坝的家族。可惜这些柴坝，早或是被洪水冲垮，或是被现代钢筋、水泥混凝土替代，我对他们已没有印象了，只有“仙坝”仍让我记忆犹新。

“仙坝”，沾着个“仙”字，自然有几分神秘。可小孩子们却不问这些，故而我儿时的回忆只是坝前那一泓清澈的溪水，以及在水中游泳、摸鱼所留下的欢乐——那哗哗流淌的溪流里，摇曳摆尾的鱼儿等令人难忘的场景，仍刻在我记忆的深处，以至多少年后，闲居之余，我仍会不自觉地到洪家坪的坝上去走走、看看，似乎是想要追寻那段美好的时光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对坝的追忆，已不再只有儿时坝上嬉戏的趣事了，更多的是想知道有关这座坝的故事。

坝，作为一项农耕灌溉设施，两千多年前，人们在生产实践中就能熟练运用了，而我家乡的那几座柴坝，是何时筑成的，现在已无从考证，人们只能从长辈人，口口相传的故事中，来寻找一些片断的记忆。

相传很久很久以前，南海龙王的龙太子，溯湘江而上，游历到了罗家台，看到这里青山翠绿，溪水潺潺，田畴井然，阡陌如织，风景如画，便流连于此。当他得知村境内那条清澈小溪，因水位低不能灌溉到农田里，禾苗难以生长，两岸村民长久以来，为之发愁，人们正在焚香燃烛，虔诚地祈神求雨时，被此地村民的诚意所感化，于是化成一位老农，带领村民伐木筑坝，引水浇灌。柴坝建成后，村民正准备寿谢这位老农时，老农却驾云而去，这时村民们才知道，是仙神在帮助他们，遂将新建的柴坝起名为“仙坝”。这是我听到有关“仙坝”最古老而又美丽的传说。

然而仙神之说，只是人民的美好想象，生产实践中所碰到的难题，大多还是要靠自己的智慧与勤劳来解决，我更相信，村境内那古老的柴坝，是靠村民自己的力量建成的。

年前当我再次来到洪家坪的溪坝上探寻时，正好遇上住在附近的一位年逾九旬的老大爷，我连忙向他求证：

“大爷，这‘仙坝’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啊！”

他见我对此坝饶有兴趣，就指向小溪下游对我说：

“这座坝是后来筑的，原来的‘仙坝’是座柴坝，筑在那个拐弯处。”

“那为啥叫‘仙坝’呢？”我迫切地问。

大爷用手轻轻地揉了揉下巴的胡须，笑着对我说：

“先人修的坝！”

“真的是神仙所修的吗？”

真情

在“拍视频”里传递爱

管洪芬

儿子写作业的时候，我趁他不注意悄悄地拍了几秒钟的视频，等他作业写好，然后跟他说他想做个手工玩的时候，我直接点头赞同，我告诉他：“好呀，刚好我可以拍一段视频，然后发到抖音，让你爸爸还有爷爷奶奶看看你开学后的状态。”儿子一笑，转身就拿材料去了。

儿子要做的手工是用文具壳尾夹做一个“夹子机器人”，虽然有教程，但过程很复杂，我们便一起动手，当然了，动手之余，我可没忘拿起手机拍下他认真做手工的样子。视频拍了好几段，经过一番剪辑，整合成一段几十秒的视频，再配以欢快的音乐，我发到了抖音上。

不出所料的话，这视频应该没有多少点击率，但我知道，有几个人一定会点开来看，他们分别是孩子的爸爸、姐姐，还有爷爷奶奶。想起以前，其实我虽然喜欢刷抖音，但并不热衷于自己去拍视频，偶尔发上一条也不过是突然兴起所致拍的视频。但就是这偶尔发起来的十几条视频，却让新买了智能手机、新下了抖音软件并关注了我的公公感叹不止，婆婆同样感慨地说：“这视频倒真是非常好的，视频聊天，挂断就看不到人了，这视频可以有空就看。”

公公婆婆对孙子的宠溺我从来是知道的，他们就恨不得天天看到孙子，哪怕偏年纪大了还放不下老家那一亩三分的薄田，以往孩子小的时候，公公婆婆一有空就会打电话过来，可等孩子升了小学后，我终究还是提出了不情之请，因为孩子放学回来要写作业、要看课外书，还要预习新课……孩子还小，原本注意力就难以集中，时常是公公婆婆打了电话来，孩子就完没了地一直跟他们唠嗑了。我把情况说给婆婆听，他们自然支持我的决定，但又常感失落，然后看到我拍的视频后，公公婆婆一致要求我有空多拍点，这样就可以常看到孙子了。

这个简单的要求我自然毫不犹豫答应，于是有空又合适的时候，我便拍一些视频传到抖音上，渐渐地，在外地工作的老公也来看，在另一个城市读书的女儿也会来看，偶尔他们会评论，偶尔只是留下一个表情符号，但我知道，这视频会让他们安心或者会心一笑。

就是前几天，我发现从不发抖音的老公居然也发了一条抖音，原来是在出差时在车站拍的好笑地问：“你怎么也拍起视频了？”老公说：“就突然想起来的啊，想想我走过的路，如果哪一天，你或者女儿也要走，我给你提前拍好了路线，譬如这个高铁和动车换乘最快捷路线，岂不是超级棒？”我听了这话不由连连称赞，不得不说这视频拍的满满都是爱啊。

而如今，公公婆婆也开始学起了拍视频，他们和我拍视频初衷是一样的，也是想让他们看到他们的日常，进而可以放心。我们不会在意视频有没有流量，也从无处心积虑想着成为网红，我们只是用拍视频这种方式传递爱，感受爱，爱才是我们最在意的收获。